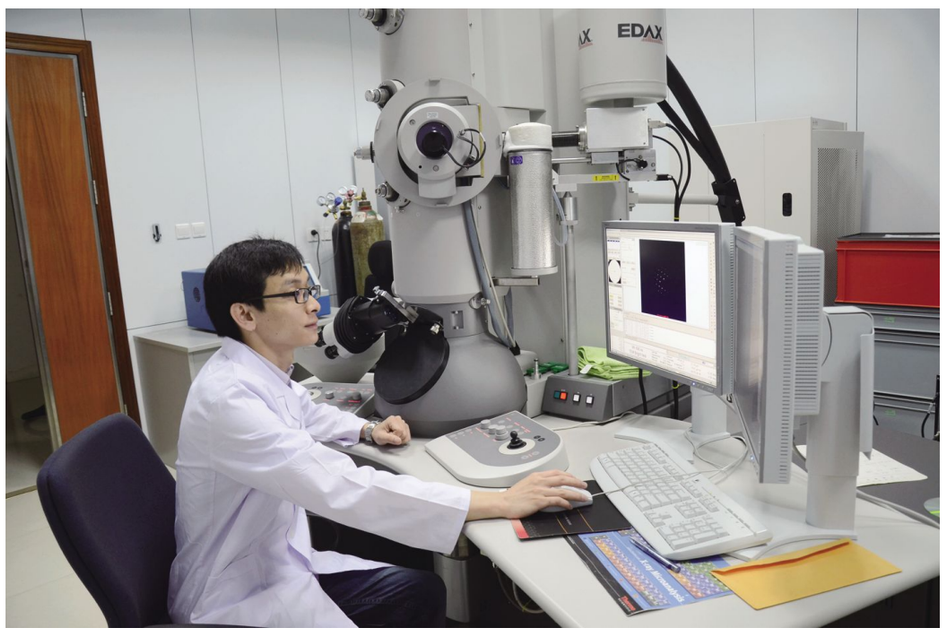
学子风采

科研之路 汗水与收获同在

——记中山大学2012年大学生年度人物卢锡洪

采写/本报记者 肖惠文

今年夏天，卢锡洪毕业于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并顺利留校任教，是学弟学妹们眼中的“学霸”。2010年，他获得“广东省南粤优秀研究生”称号，2011年获得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在读期间，共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第一作者18篇(累计影响因子140)，SCI他引次数超过500次，在科研领域取得了杰出成绩。



选择所爱终不悔

某种程度上，科研的道路是艰辛而枯燥的。2011年9月，卢锡洪成功申请了中山大学与美国加州大学联合培养计划。据卢锡洪介绍，在美国实验室里，他常常整天都在工作。从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没有空闲时间，晚上有时甚至直接睡在实验室里。

是什么样的信念，让卢锡洪在科研的园地上多年坚持辛勤耕耘，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呢？卢锡洪谦虚地说：“我想还是因为兴趣吧。”

大学前两年，卢锡洪像许多大学生一样，在珠海过着平时轻松、考前突击的生活，成绩也并不突出。直到大二下学期，卢锡洪觉得，自己应该做出一些改变。于是，他与室友一起报名参加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的开放性实验项目。

卢锡洪进入实验室的道路小有波折。他回忆说，当时报名后等了半个月，没有得到回音，就回家了。谁知一到家就接到李高仁老师通知他参与项目的电话，他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在家里只吃了一顿饭就立刻返回学校。从此，卢锡洪与实验室结下不解之缘。

大三下学期，卢锡洪面临着直博还是保研的选择。导师认为他适合直博，但是直博一读就是5年，意味着放弃了中途做出其他选择的机会，在学术的道路上“一条路走到底”了。最终，卢锡洪遵从了自己的兴趣，选择了直博。他说：“当研究工作受到别人的关注和认可时，那种满足感，是任何事物都无法取代的。”

卢锡洪在读博的时候，实验室刚好出现了人才脱节的情况。很多细节方面，卢锡洪没有师兄们的引导，只能靠自己一点一滴的探索。这使得他的学术道路更加不容易。博士一年级，他遇到了科研的瓶颈，不仅课题方向难以持续，科研思路也面临枯竭。再加上每天都在实验中度过，能和家人团聚的时间少之又少，甚至连母亲生病都无法及时探望，让他十分愧疚。虽然科研之路遇到困难，卢锡洪却没有失去信心。父母一如既往地支持卢锡洪搞科研，导师童叶翔教授也提供了许多帮助和引导，让卢锡洪度过了瓶颈期，在学术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他当年的大学同学，有的选择了进企事业单位工作，也有的读研两年后从商了。但卢锡洪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做人做事，再做学问

做人做事做学问，是卢锡洪所在实验室的理念，也是他所尊崇的人生准则。他深有感触地说：“一个人首先紧要的是学会做人做事，其次才能做好学问。”

说起做人做事，卢锡洪很感激实验室各位老师的培养。他说，实验室实行“放养”政策，绝不让学生封闭在实验室的小天地。从采购原料、与商家联系，到学术会议、与学界交流，都给予学生亲身参与的机会。在研一、研二期间，卢锡洪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这段时间，他在为人处事上成长特别快。此外，老师们也在做人做事方面做出表率。卢锡洪的导师童叶翔教授，对他生活各个方面都无微不至地关心提点，甚至连正式场合如何穿带、衣服怎样搭配这种细节都曾提及。

薪火相传，卢锡洪对师弟师妹们也尽全力帮助。作为实验室的大师兄，他在师弟师妹们面前担任着良师益友的角色。虽然自己的研究已经很忙，他还是优先帮助师弟们确立研究方向，解答疑惑，修改论文。卢锡洪还经常组织实验室的同学们开展学术研讨，技术攻关，参与课题设计与思路讨论；定期组织聚餐与出游活动；定期举行例会，交流最近实验进度。

卢锡洪觉得，帮助师弟师妹成长是一种责任，并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他说，为人不能自私，单打独斗是没办法取得成绩的，要依靠团体的力量，并肩作战。科研遇到瓶颈时，他会主动和成员们讨论；学术上有了新思路，他也会第一个提出来和大家分享。卢锡洪带动了整个实验室的气氛，成为师弟师妹们的榜样。

卢锡洪的“正能量”不仅影响了实验室，也传递给外界。在研究生期间，卢锡洪曾参与本科生学术心得交流会，也曾回到母校三沙小学，进行社会责任意识的讲座。对于这些工作，卢锡洪乐在其中。他十分反感“唯成绩论”，认为学生不能闭门读书当书呆子，而是应该发展各个方面的能力，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在做人做事做学问各个方面，卢锡洪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

在卢锡洪的科研道路上，有着辛勤耕耘的汗水，也有着丰收的喜悦。能为自己的爱好与梦想努力，这种幸福感的确是无可替代的。今后，卢锡洪也希望继续搞科研，把青春与热血挥洒在母校的实验室。

军训砺炼刀锋现 万名学子万人军

——中山大学国防生圆满完成2012级、2013级学生军训任务

采写/国防生 孙雷雷



“军训阅兵暨总结大会到此结束，各方阵有序带回！”9月14日的中大东校区运动场，随着主席台上的最后一道命令，为期一个月的2012级和2013级学生军训完全落下帷幕。这一刻，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学生们齐齐托起又高高抛起教官，忘情欢呼，为了共同拥有的感动与记忆，也为了共同取得的成绩与荣誉。作为承训教官的主要力量，国防生成为军训学生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他们的过硬本领和人格魅力成为学生心中最美丽的“橄榄绿”。

临阵磨枪，既快也光

今年学校调整军训计划安排——2012级和2013级学生要在小学期分两批次先后受训，这意味着170多名国防生教官要在一个月内完成对大约15000名学生的军训任务。“6月份接到学校任务的时候，感到很有压力，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国防生有能力出色地完成任务。而且我们为此做了相当的努力。”选培办(全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驻中山大学后备警官选拔培训工作办公室”，是协助学校管理国防生的机构)管明华主任回忆说。选培办领导高度重视，提前制定计划，明确任务分工。精心挑选承训人员，力争选拔思想最过硬、素质最全面的国防生担任教官。7月，承训教官分赴基层部队和集训基地，就组织指挥能力、管理协调能力和军事素质能力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强化训练。“每天训练朝六晚九，一天下来，全身像散了架，沾地都想睡。”“欲制人，先制于人；欲打铁，先强自身。为了完成好带训任务，吃再多的苦也值得！”当其他学生还在享受暑期的轻松滋润时，国防生教官已提前返校，为带训工作厉兵秣马。一个多月的训练和准备，积淀下来，成为每个教官脸上自信的笑容。军训，他们已是成竹在胸。

鏖战酷暑，苦练三伏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肠。安得万里风，飘飘吹我裳。”8月的广州酷暑难耐，而此时，中大学生军训却在四校区同时展开。稍息，立正，敬礼，礼毕，齐步走，跑步走，正步走……这些熟悉的指挥口令，混合着此起彼伏的口号声让四校区的训练场鲜活起来。国防生教官讲解示范生动准确，组织指挥规范有序，他们科学组训、寓教于乐，以情带兵、知兵爱兵。从知识殿堂到火热训练场，是教官们的严格训练和严格要求，使学生们很快实现了从普通学生到合格一兵的转变。队列整齐如刀割，喊声嘹亮似雷鸣，在如火的骄阳下，学生们尽情地挥洒着每一份热情，每一秒青春。为了会操时争得荣誉，国防生教官带领他们发奋苦练，并彼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为了拿出训练效果，教官嗓子都喊哑了，虽然我也脸晒黑了，脚起泡了，手脱皮了，但看到教官认真的样子，就很快‘满血回格’，重新投入战斗。军训，我们苦并快乐着，累但成长着！”“忘不了站军姿时的腰酸背痛，忘不了炎炎烈日下的皮肤焦灼，忘不了会操夺冠时的纵情欢呼，忘不了与教官一起流汗的日日夜夜……”

汗水和泪水终将收到回报，在各校区的阅兵大会上，几千名学生昂首阔步，意气风发，用昂扬的面貌和整齐的步伐向部队首长及学校领导们展示了中大学子的飒爽英姿，也向教官和他们自己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传道解惑，不拘一格

军训不只是单纯的军事技能训练，也不只是日复一日的重复枯燥，国防生教官在训练之余积极开动脑筋，努力在规律中开拓出不一样的斑斓。

休息时，学生们唱得了军歌，也hold得住儿歌；有美声，也有通俗。豪情无缺，柔情有余。这边是高富帅与白富美的拉歌，那边是葫芦娃与机器猫的对决，一队是不怕苦不怕痛的水手，另一队则是威武雄壮的套马杆汉子。刻板僵化的拉歌词也被进行了更“接地气”的巧妙处理和灵活加工，不拘一格的排队口号更是响彻校园。教官们的灵动思维带给学生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军训体验，让他们充满期待、感到新鲜。

作为教官，国防生给学生们传授军事技能，传递军旅文化，而作为师兄，国防生更为师弟师妹们传播了优秀思想，传送了浓浓温馨。2013级的参训新生刘聪蕙说道：“刚到大学，茫然无知，我问教官什么是大学，教官告诉我说，‘大学应该是一个社会思想和良知的发源地，她不仅要传授给学生实用性的知识和技能，更应该培养学生抽象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归纳总结能力，让学生具备正义、果敢和勇气，让他们能够融入社会，并逐渐改变这个社会中不好的东西。’让我获益匪浅。”“有一次我站军姿时身体不适，教官马上让我到队伍旁边休息，给我递上纸巾和水，像个大哥哥一样，让离家千里的我深深地被感动。”

如果说大学四年是人生中最美的旅程，那大学军训就是这段旅程里最难忘的风景，而辛勤付出的国防生教官一定是这风景中“最美的云彩”。他们与学生一起苦中作乐，既给学生留下了最刻骨铭心的难忘记忆，也点缀了他们最绚丽多姿的青春年华。

感人瞬间

从军人更远

在中山大学2013级新生军训中，一则令人感动的教官事迹正广为流传。

9月11日，距离中山大学2013级新生军训结束还剩两天。晚训结束时，三团一营二连六排的陈鹏宇教官正准备集合学生、收操带回时，队伍中突然传来“有人晕倒了”的惊叫声。排长陈鹏宇立即冲上前来，抱起晕倒的学生朱含棠奔向校医院。经过医生的及时治疗，朱同学于一段时间后终于苏醒。在校医院医生的建议下，朱同学转诊至广州市新海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与治疗。陈鹏宇与朱同学的室友一同前往新海医院，一边办理各种治疗和住院手续，一边焦急地等待着急诊室中医生的检查结果。朱同学的室友这时才发现，陈教官的身上有很多伤口。原来在将朱同学送往校医院的途中，陈鹏宇因心急不慎摔倒，为了保护虚弱的朱同学不被摔伤，他用自己的身体垫底，导致其嘴上、胳膊上、手上、膝盖上……到处都是血淋淋的擦伤。

因担心朱同学的身体状况，陈鹏宇起初并不愿意离开急诊室去做检查，在武装部老师的极力劝说之下，他才肯去清理并治疗伤口，期间仍不断询问朱同学的情况，担心和急切清晰地写在脸上。将近凌晨时分，朱同学的另外几位室友来到医院换班陪护，陈鹏宇这才离开医院回寝室休息，并准备第二天的承训任务，临走前还反复交代守夜的两位同学照顾好朱同学且注意轮流休息。次日上午，朱同学康复出院，武装部和化学院的老师们一同前往进行了慰问。

陈鹏宇教官是中山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2012级信息安全专业的国防生，因表现优秀被选拔为2013级新生军训的教官，1995年出生的他与大多数参训学生是同龄人，甚至更小。志愿从军是他从小的梦想，古人云“从军人更远”，这个“远”字或许并不单指距离故土的路程，更指军人在塑造自己形象和品格的道路上走得更宽更远。中大的国防生，用勇敢与真情为学生筑起了最坚实的城墙，昂首挺起了青年军人的脊梁。

(文/武装部)

吾爱吾师

那些年 我们爱着的班主任

文/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2010级 杜玕青

在从小学到高中的漫长历程中，我与许多老师相识，他们有的严肃，有的随和，有的风趣，有的沉稳。在从相互陌生到彼此熟悉的过程中，他们都给我留下了独特的印象。即使处于如今的大学环境之中，我一旦想起他们，仍怀有一种敬佩与感恩的心情。正是在他们的谆谆教导下，我才从一个幼稚的孩童变成了一个懂事的青年。他们组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我学习生涯中最温暖的回忆。

大学时代，是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时代，大学的老师也必然是一道不可忽略的风景。我对我的大学老师怀着无比美好的期待。如今我已经是一名大四的学生了，见识了许多位优秀的老师，然而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班主任邓孺孺老师。

第一次接触邓孺孺老师，是我们走进大学的第一次班会，那时邓老师对初出茅庐的我们的句句箴言，到现在依然受用。

作为班主任，邓孺孺老师关心的不只是学生的学习，他还把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作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来抓。他认为当代大学生不光要有丰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有较高的思想道德修养。邓老师平时在广州校区生活工作，但一有时间，就会来珠海校区，询问班委班上有哪些平时不爱说话的、学习或生活上有问题的、家庭情况不好的同学，建议班委为他们打开心灵的窗户，为他们出谋划策，指明今后大学生活的方向。正因为邓老师的平易近人和对同学的殷殷教诲，学生们都和他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学生们的眼里，他不仅是学习中的良师，还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导航人。

因为课程安排的缘故，我们班没有邓老师的课，但是他充分利用了课余时间，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找学生谈话，在每一次的谈话中他都渗透着浓浓的人文化的育人气息，因为他清楚，他所能够与自己的学生沟通的机会真的是太有限。凡与邓老师谈过话的学生，在思想和学习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以前一些不太积极要求上进的学生在与邓老师的沟通后也都变得要强要上进，学习成绩也有了明显提高。就是在这样的不懈努力下，我们班的学习风气大幅好转。邓老师的育人方式正如一泓春水滋润着学生，学生们的思想在润物细无声中发生了积极的转变。

他总是时时刻刻在关注着我们，我们每个人的一举一动就像是岸边的垂柳倒映在他眼波中的影，无论是高兴的抑或是忧伤的，无论是喜悦的抑或是痛苦的，他都知道。而他总能恰如其分的给你一个眼神与言语，他的眼神犹如二月的春风抚过沉冬后的万物，让人苏醒，让人体会到勃勃的生机；从他的心中诉说出来的那些话语，犹如三月的阳光，融化着人与人之间的坚冰。一直以来，他较多地而且直接地接触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能在日常生活中，爱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心中，他是朋友，是领路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中大地理

校园的榕树

文/邬和锰



诗人韦其麟根据僮族民间传说创作的长篇叙事诗《百鸟衣》是这样开头的：“绿绿山坡下，清清溪水旁，长棵大榕树，像把大罗伞。”他把“山坡下”“溪水旁”的“大榕树”比作“大罗伞”既有鲜明的形象，也是蛮确切的。榕树，枝叶繁茂，四季常青，远远望去，不是很像一把“大罗伞”么？

榕树，畏寒，喜高温多雨、空气湿度大的环境，生于热带、亚热带地区。我国广西、广东、福建、台湾及云南、贵州、海南等省均有。榕树为桑科榕属常绿乔木，树身可达10围，高可达30米，粗壮的树枝向四周伸开，树冠很大，是我国南方才有的常绿树。

1952年，我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10月，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合并。中大由广州东郊石牌迁来东南郊岭南大学校内康乐村(后称康乐园)。当时，我正考入中大中文系，由武汉来到广州，看到校园青青绿绿枝叶丰茂的榕树，喜爱极了！这是因为，此时北方的树，叶子红了，叶子黄了，叶子枯了，肃杀的北风吹来，纷纷落了，慢慢地显出光秃秃的枝条来……而南方的榕树却不然。校园的榕树虽说粗不一定10围，高不一定30米，可不少老榕树也进入花甲老年(至今百岁有余)。虽说老矣，却如壮年。仍然长新的枝，发新的叶，开新的花，郁郁葱葱，勃勃生机，富有绿色生命的朝气。这就给全校师生员工送来了生机，送来了活力，送来了干劲，人人精神振奋，斗志昂扬。这是大有益于教，大有益于学，大有益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工作的。

校园的榕树，是与学校一同产生一同成长的。1888年，格致书院成立。1904年，学校改名为岭南大学。如今学校中心区的逸仙路，两条主要校道，由南至北，笔直平行。路旁即有四行榕树。榕树的枝叶在校道上空相交，“搭棚”，形成长长的绿色长廊，更是长长的绿色隧道。放眼向“洞”的那头望去，望不到尽头！此种特殊景观，格外优美，人们见了，格外舒心。它是我校独有而他校未有的。可谓奇景，可谓奇观！全国各地，不论公路旁的绿树，或其他路旁的绿树，其树因为枝丫向上，道路的上空，总有阳光洒下。不可能有“长廊”，不可能有“隧道”。唯其如此，榕树茂密相交的枝叶就可以挡住牛毛小雨，故“长廊”“隧道”又是躲避小雨之地。我们的大学生，喜爱绿色榕树，更喜爱坐在浓荫阴翳的榕树下读书学习。或者，在榕树下慢慢散步，思考自己学习中的一些问题，思考自己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学校西区大榕路旁也有榕树，榕树是后来栽种的。那树下，长长的浓荫地，便是校内外群众跳舞、打拳、踢毽、下棋的好地方。休闲的人们，成群结对，依时而来，完成“任务”之后，尽兴而归。他们各有所好，各有所乐，乐也融融！

我在中大毕业之后，留校工作。1958年，我下放到广东省高明县富湾乡、三洲乡、西安乡农村劳动锻炼。当地的村头、河边、渡口，都有大榕树。村头的大榕树，浓荫树下，是农民休息纳凉之处。不论午休时，或者晚饭后，总有一些农民，男男女女，在树下谈天说地，谈桑说麻。山南海北，无所不谈！晚上，则在榕树下吹拉弹唱。我们下放干部，提倡和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提倡和农民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同忧共乐。我们入乡随俗，虽说不是广东人，却也向农民学划龙舟，学唱粤曲……有一次，强台风从珠江口登陆，并伴有大雷雨。榕树下，当然没有农民了。晚上，我从窗口望去，借那闪电的光芒，看见一棵桉树被呼啸的台风刮倒了。“呦，好厉害呀！”我很震惊！这时，我自然想到校内的榕树。我想：桉树，树高根浅，头重脚轻，是容易被刮倒的。我又想：榕树和桉树不同，根须很多，扎得很深，还有板根，长在地面，似暴突的血管，盘根错节，是稳如泰山的啊！然而我还是很担心。一夜大风雨，我一直辗转反侧没有睡着。在迷迷糊糊之中，我总是在想：校园的榕树没有被台风暴雨刮倒吧？校园的榕树顶住了暴风骤雨安然无恙吧？

本报编辑：彭楚裔 徐津阳 吴立坚　　编辑部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南校区大钟楼三楼　电话、传真：84111991　邮编：510275　　承印：广东南方报业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